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九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六

溫皇甫二李姜崔

溫大雅字彦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

也初為東宫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黄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陜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

餘卒謚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内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為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

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廷時譏其煩碎復為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

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朞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别室帝命有司為構寢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彦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
兵引為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
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
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它職
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
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謚曰敬初顔氏温氏在隋最盛
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宮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游秦大
有典校祕閣顔以學業優而温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顔真卿助為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即去屛處郊野世推其高節子造造字簡輿姿表瑰傑性嗜書然感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縻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

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横士往説濟佐其必建封彊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為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禄為太原幽鎮宣諭使

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宫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櫜鞬郊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項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廡不聽

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太和三年内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宫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縁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

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已雖貴埶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

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偽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仲質河中將溫德彝郃楊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諭以意皆曰不敢二

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劒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臨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

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
戮為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入為兵
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
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内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召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
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兄邈弟遜邈長慶太和中累以
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為邑宰解印綬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

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為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横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彊幹鉏宿弊豪右慴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彦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蒱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為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為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

之事聞京師廷筠徧見公卿言為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彦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因之更使周重草表

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訃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公無逸歷清陽太守治為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

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陜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横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廵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憸人也誣告無逸為母故陰交世充帝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表自

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温彦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常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

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為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

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粤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讐恥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為吾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絶為銑所陷偽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豫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

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祏為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為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蝗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

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代王世充也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饟東軍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廵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為大府卿為人嚴慤以威肅閨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禀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甞謂子孫曰吾性

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項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泉州卒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謩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謩部勒一夕

濟高祖歎其畧進平長安除相國冑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㕍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㕍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㕍還朝為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杲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㕍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

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

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還宣威將軍太宗選趫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内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為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

磨去古刻更刋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書慰勞還為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祈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變啓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美姿容數奏詳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

官尚書通事舍人内供奉子晈晦

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𤣥宗在藩邸晈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陪𬽦私詔許捨敬坐與妃嬪連榻間擊毬鬬雞呼之不名也賜宫女廐馬及它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晈盛賛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晈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戸議者譏短晈任遇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

曰殿中監楚國公晈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游長楊鄠杜間晈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號王邕等鞫問晈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晈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専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艱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㧑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

正惡直天下之人皆未及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乃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遷太常卿監脩國史弟晦又為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為非久安策請抑損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復為祕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

意傳致旼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
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為寃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
為人所譏詆帝後思旼舊勲令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
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
封二百戸為祠享費子慶初
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旼甥
李林甫為宰相為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
新平公主新平故嘗歸裴玲玲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閑

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脩植建陵詔為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玢子儆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歷十年薨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為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垍以主壻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

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狥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千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黄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吏嘗請託為姦前領選者周棘垣藩檢室内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為神始晦草

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賊賕路塞而流品有叙衆乃伏皎被放晦亦左除中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祖顥為魏散騎侍郎善為巧于歷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閲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戸書佐高祖為太守尤禮接善為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

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傅仁均撰戊寅歷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為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為陝州刺史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為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

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為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為建言其傚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脩譔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為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

更命嗣真成不淹項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
自如嗣真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
獨免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
曲閱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
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
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
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
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謡側不正也橈危也皇

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宫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
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
久矣太常𦒿黄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
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宫聲也
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嘗引
工展器於廷后竒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闔玄静
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為贊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為
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為二王後

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溫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
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為昔陳平事
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
陛下君臣恐為社稷禍不納出為潞州刺史俊臣誣以
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
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謚曰昭武后嘗問嗣
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
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

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唐書卷九十一

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皇甫無逸傳京兆萬年人○舊書作安定烏氏人

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趙鳴皋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九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十七

杜闞王李苑羅王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盗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盗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算每剽劫衆用

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祏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傑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為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

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探牛酒謁勒公祏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髙會伏威突斬破陣衆眙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黄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祏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

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携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閲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以為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

進用士人繕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
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為東南道大總
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
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
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為山陽公賜帛五千
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
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
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於海秦王

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兗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
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
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
祏反矯伏威令以紿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祏得反書
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産貞觀元年太宗知
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
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闞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陌

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横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祏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産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絶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裒嘯散亡又為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别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脱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子通以雄誕稜為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祏乗勝追

之反為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郄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抗雄誕追禽之歙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鬬輙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

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祏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卧疾公祏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為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祏遂

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峍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峍賊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禄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

衣錦晝游耳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為
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冐矢石先登勞
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
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為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
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
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為
太公以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騎

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為質始畢可汗册子和為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為屋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郕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輩聞為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内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禄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趫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束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内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為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

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鄣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名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

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名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彊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為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遏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户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

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餽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頻為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庤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為諸

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之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内大悦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守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

三日時竇建德髙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髙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洺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

且貴重不少屈泰王左右嘗至其營藝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横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内懼乃圖反詭言閱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豳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及誅先

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詒取致京師嘗往来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為駔儈無行善盜嘗負竹笥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為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

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爲諺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内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

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别下轘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綏氏沈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紿瑗使亂為已功乃

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禄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名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温彦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為庶人

唐書卷九十二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杜伏威傳○臣德潛按舊書伏威與輔公祏並列均入竊據例也然伏威既歸順則為唐臣矣故新書於寇畔中秪列公祏而杜伏威闞稜王雄誕三人另敘入唐臣中

李子和傳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舊書作建元正平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唐書卷九十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十八

二李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

哉仕隋為殿内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
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
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
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
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
得釋引為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
詔靖安輯從數輕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
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

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冦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

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令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

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
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
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拒師本
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寛大以慰
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
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
公檢校荆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
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

凡九十六户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逺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廵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逺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栅將不戰疲老我師若

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
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
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
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爾若出不意
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黄
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
輕兵至丹陽公祏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

百口馬百匹行臺㢑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
靖乃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
寇太原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大谷時諸將多
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
刑部尚書録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
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
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
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

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出絶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内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粮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

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録公之功乃進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

既而曰向人謵短公朕令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廵察風俗以靖為畿内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於進公令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閒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

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

無狀凱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賔客親戚一謁
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
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
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
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
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
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
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灃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烏賊卒年九十

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

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封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别耶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别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鳳翔司録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

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畧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為管弢刻金其上别為環以限其閒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觿筭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彦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

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貧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説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刼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説讓推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説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飢今若取

黎陽衆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為地道出鬬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欲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戸口以啟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

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為密服縗絰葬訖乃釋俄為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洺州與裴矩入朝

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黒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詔勣為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歩卒一萬度淮拔夀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户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濤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

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

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八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為詹事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

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

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為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

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
詔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
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
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户總章二
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
過性廉慎不立産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賵卹之
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謚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

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古城
西北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
及平虎牢獲戴冑咸引見臥内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
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
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
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焉性友愛
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病而勣
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

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竒龎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為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毉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毉求活耶弟弼始為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

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搒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為皁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乇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茍違我

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馬勣本二名至高宗時
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
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
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
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為眉
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
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安主簿駱賓

王貶臨海丞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

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子奇為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為英公府長史賓王為藝文令前盩厔尉魏思溫為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

千得之竒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縶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為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為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為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為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

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
知無能為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孝逸援
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
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
烏集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
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
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
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

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實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盧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楊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

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閨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勣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己畏禍從而導之武氏

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恠詭禨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唐書卷九十三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李靖傳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舊書劾靖者為温彦博

靖五代孫彦芳○舊書令問孫芳

李勣傳將輕騎兵六千擊度設青山○舊書作帥輕騎三千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沈炳震曰按本傳翟讓起兵勣年十七往從之讓之起兵在煬帝大業十二年丙

子從丙子逆推之勣生于文帝開皇二十年從開皇二十年至高宗總章二年恰七十年則非八十六可知舊書年七十六亦不合也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